

特稿

「二皇帝」和珅对乾隆皇帝的进贡（中）

吴美凤

中国文化大学（台湾）美术学系助理教授，
主要研究方向为明清家具史

（接二〇二〇年第一期）

渐合圣意的进贡

和珅对乾隆皇帝的第二次进单是乾隆四十五年（一七八〇年）十二月初三日，也就是和珅被授为「正白旗领侍卫内大臣」，又「充四库馆正总裁兼办理

寓意名称的如意为首件，如「嵌松万年如意成柄」、「嵌玉玲珑吉祥如意成柄」，或「万寿吉祥文竹如意九柄」、「万寿吉祥沈香如意九柄」等（依序为表一中的序号六、十二、十八、十九。本文所述图表，包括表一、表二、表三、表四，详情请参见《紫禁城》二〇二〇年第一期，第一四四—一五四页），进单不一而足。

「如意九柄」与进贡首选

以如意为起首，其次是挂屏、插屏等家具类：「御制诗紫檀嵌玉吉祥如意成柄、御制诗紫檀嵌玉四季长春挂屏成对、御制诗紫檀嵌玉博古插屏成对……」（《清宫恭王府档案总汇：和珅秘档》第一册，第四八—五二页、第一七〇—一七四页；第二册，第二—四页、第九九页、第一〇一页）总项目也是三十种。值得注意的是，此后

和珅的陆续进单多以各种材质冠以吉祥

「如意」一次进九柄的涵义深重——中国传统文化对数字的表达，以奇数为阳，偶数为阴，奇数最大的就是「九」，成语中「一言九鼎」代表承诺之重，无以为最；漫漫无际的「九重天」外围还有「九霄云外」；人往生后则在「九泉之下」（形容死后的地下世界是漫无边际的）；传统的神话故事中还有赐给黄帝令符，

让黄帝起坛请兵而大败蚩尤的「九天玄女」等等，不胜枚举。「如意九柄」寓意对乾隆皇帝献上宽广无垠的祝愿。此外，九的谐音「久」，「如意九柄」也有「如意长长久久」之意。观察当时其他朝臣对乾隆皇帝的进单，有时也见如意，但并非持续，也多为单件（此部分当另撰专文讨论），相较于和珅如此的别具心思，或者说独到的「谋略」，想不特别受宠也难。

如意原是民间作为挠背用的「不求人」或「痒痒挠」。据学者推测，早在两千多年前的秦始皇时代就有了玉做的如意，长约一尺许，柄端作手指形，代以搔抓手不能至的背部，以如人之意。此外，佛家的《释氏要览》说：「如意之制，盖心之表也，故菩萨皆执之。」（《马斐》论「如意」艺术的起源、特点及其作用），



清人绘 普宁寺弘历佛装像唐卡
纵一〇八厘米 横六三厘米
故宫博物院藏

《河南师范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二〇〇六年第二期,第一〇二—一〇五页)而佛门众菩萨中常执如意的就是文殊菩萨,清代皇帝崇尚藏传佛教,乾隆皇帝常自称文殊菩萨的化身(参见胡清清《乾隆的御容

佛装像唐卡与文殊菩萨信仰》,南京艺术学院硕士论文,二〇一三年),或塑造自己是文殊菩萨化身的转轮王,尽管此说有多重的政治意涵(参见陈俊隆《乾隆皇帝运用文殊菩萨化身策略与西藏地区的治理》,台湾成功大学

历史研究所硕士论文,二〇〇九年),但传统文殊菩萨的常持法器就是如意(周文娟《榆林窟第三窟「文殊、普贤菩萨赴会图」及相关表现技法之分析与研究》,陕西师范大学硕士论文,二〇一八年,第六、七页),故和珅进



清人绘 雍正十二美人图轴（十二选一）
绢本设色 纵一八四厘米 横九八厘米
故宫博物院藏
画中可见赏菊的美人手持一件树根如意

单中的首项经常为如意，这对其来讲是一举多得。表一（详请参见《紫禁城》二〇二〇年第一期，第一四四—一四七页）中和坤母与和珅妻进单的首项亦为如意，无朝年的进单也多如此，看得出和珅及其家人「孝敬」乾隆皇帝的用心，也许因此更得乾隆皇帝之欢心。

清代宫廷把玩如意，「雍亲王十二美人图」中的最后一幅便见赏菊的美人手持一件树根如意。乾隆皇帝对如意似乎更情有独钟。根据档案，在和珅要开始「翻转人生」的乾隆四十一年正月，内务府有一则记载：「十四日，由内交出嵌玉如意六十柄、玉如意一柄、竹丝

嵌玉如意一柄、文竹如意一柄。奉旨：着交满斗派人送往盘山。」（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等合编《清宫内务府造办处档案总汇》四十「杂录档·乾隆四十一年一月十四日」，二〇〇九年，第九五页）「送往盘山」指的是送往盘山行宫的静寄山庄。据学者研究，盘山行宫内的静寄山庄收藏大量书



清 白玉嵌石五福捧寿如意
长三九·八厘米
故宫博物院藏



清 青玉和珅书乾隆己酉御题如意
故宫博物院藏

画，乾隆皇帝在位期间平均每两年会驻蹕于此，在此共赋诗一千三百六十六首。（傅申《重建一座消失的乾隆「静寄山庄」》，《国科会计画》，二〇〇五年，台湾大学艺术史研究所）想象乾隆皇帝驻蹕期间，在赏景赋诗或赏画题诗之余，也不时把玩着北京内府送来的材质不同的各式如意，好不如意。

目前故宫博物院收藏了不少清代如意，如「白玉嵌石五福捧寿如意」或「和珅书乾隆己酉御题如意」等，也留有不少乾隆手持如意的画作，如《弘历古装除夕行乐图》，还有《弘历雪景行乐图》《弘历古装元宵行乐图》等。甚至于现存至少四幅的《是一是二图》，不论丁观鹏、金廷标，抑或佚名所作，画中乾隆皇帝不是手持如意，就是于坐榻上的近身处摆上一件如意，说明如意之于乾隆皇帝几乎是形影不离的随身必备之物——乾隆皇帝是否意在以具象的图像来处处隐喻（或刻意彰显）其自称的文殊菩萨的身分？颇耐人寻味，也值得进一步探讨。



清 郎世宁等合绘 弘历雪景行乐图轴（局部）
绢本设色 故宫博物院藏



清人绘 弘历古装除夕行乐图轴（局部）
绢本设色 故宫博物院藏

清代宫廷如意之为用，除了寓意

吉祥与把玩，也是宫内各殿阁内的陈设要件。据道光年间的乾清宫陈设档，其

明殿的九龙宝座及东暖阁炕宝座上各设

「紫檀木嵌玉如意一柄」，东暖阁左边

木桌上的竹根笔筒内，除了插笔三支，

扇子一把，还有「竹如意一个」。所见

养心殿西暖阁三希堂内及储秀宫明间宝

座上，其坐褥上除迎手靠垫外，前皆设

白玉或青玉如意一柄。（朱家潜编《明清

室内陈设》，紫禁城出版社，二〇〇四年，第四

二、五六页）而故宫博物院在二〇〇三年

七月曾展出旧藏两千件如意中的精品二

百多件（即「万事如意——故宫博物院藏如意

展」），展品可能是历代宫廷旧藏，或

清代内务府造办处所造，推测其中应也

有和珅及其家人当年对乾隆皇帝的进贡。

（马斐《论「如意」艺术的起源、特点及其作用》，

《河南师范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二〇〇

六年第二期，第一〇五页）

新增的「紫檀炕榻成对，内贮玉铜瓷十八件」

和珅第二次进单在乾隆四十五年十二月初三日，除了首贡的如意、挂



清人绘 弘历古装元宵行乐图轴（局部）
绢本设色 故宫博物院藏



清人绘 弘历一是二图像屏
纸本设色 纵七六·五厘米 横一四七·二厘米
故宫博物院藏

屏、插屏外，新增「紫檀炕榻成对，内贮玉铜瓷十八件」。「炕榻」就是炕上陈设的小榻架，架上隔成上下大小不同、高低错落的多层小格，以供摆设各种观赏用的器皿、文玩等，又兼将空间隔断的功能，有如厅堂内落地靠墙或不靠墙的多宝格（如故宫博物院漱芳斋内的多宝格）。炕榻就是此种落地大多宝格的缩小版，以供在炕上活动时也可随目观赏，就近把玩。成对的炕榻通常置于炕上两头，或亦可依墙并排陈列。进单中「内贮玉铜瓷十八件」应系此对炕榻内已经为了随附「玉铜瓷十八件」中的每一件「量身订做」出大小十八个合适的格子，俟此炕榻在某炕上定位后，十八件玉铜瓷器就可立即各归其位，不管整体或单件，立马可供观赏。

「博古」榻类家具

表一中像这样随附多件玩器的榻类家具（包括落地的多宝格等），还有排序第四的乾隆四十八年元月一日进贡的「紫檀博古书榻成对，内贮玩器二十八件」；排序第十二的乾隆五十一年五月一日进贡的「文竹集锦格成对，内贮玉铜磁文

玩十八件」；排序第十三的乾隆五十一年十二月二十二日进贡的「紫檀书格成对，内贮玉铜瓷文玩十四件」；排序第二十的乾隆五十七年二月四日进贡的「紫檀书格成对，内贮玉铜磁文玩十八件」等。「博古书榻」和「集锦格」形

制相近，都是多格呈现，而前者特为表示书榻面板的图案是博古纹饰。

「博古」一词源自宋徽宗命王黼等编绘宣和殿所藏青铜古器，集结成三十卷的《宣和博古图》。至于清代何时开始兴发以「博古」为名的纹饰，根据《清



储秀宫明间内景
明间宝座上设有如意

宫内务府造办处档案总汇》，可能是雍正二年（一七二四年）造办处作坊中匠作的一则记录：

正月初四日总管太监张起麟传旨：着做博古书格二个。钦此。于正月二十四日做得合牌百事件书格样一件。怡亲王呈览。奉旨：照样准做。钦此。十月二十八日做得紫檀木博古书格二个。怡亲王呈进。（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等编《清宫内务府造办处档案总汇》一「匠作·雍正二年正月初四日」，人民出版社，二〇〇五年，第三八五页。此则可能是迄今清代宫廷造作最早的「博古」之称，是否如此，有待进一步考证）



清中期 紫檀描金山水花卉多宝格
高五七厘米 长五四厘米 宽一八厘米
故宫博物院藏



清中期 紫檀雕夔龙纹华牙多宝格
高一五五厘米 长一〇七厘米 宽五〇厘米
故宫博物院藏

据此又可推测，至迟在雍正时期「博古」的含义已不仅指「古器」，更有「百事件」（或称「百什件」）之意，除了最初的古器物，也扩大到「以各种文玩器物为题材的装饰图案」（王世襄《明式家具研究》，南天书局，一九八九年，第一七一页），与此同时也兼及表现文人鉴玩古物的场景（张宁《博古题材绘画研究》，华东师范大学硕士论文，二〇一六年，第一〇页）；而用来陈设、摆置这些文玩器物的家具便带了「博古」两字，如博古柜、博古书格、博古格或博古架等。目前故宫

清 紫檀边漆心博古挂屏（一对）
每件长一四六厘米 宽一〇一厘米
故宫博物院藏



博物院所藏一件紫檀挂屏，其屏心就是「博古图」纹饰，此紫檀挂屏也称为「博古挂屏」，画中摆设「博古」物件的小几架也就是「博古架」。另一件红雕漆博古图柜格，其格面镶嵌的纹饰便是博古图。从而可知，清代宫廷家具的博古图纹饰除各类古器用外，也增加了花果、盆栽类纹饰，且取材多样，集各种铜、瓷、玉、石等于一图，形成具有清代特色的博古图纹饰。

至于博古柜随附的小文玩，也就近乎博古图纹饰的立体化，如小巧的「青玉灵芝洗」、「哥窑葵瓣口盘」，或者文房用品「青玉三友图笔筒」等。而「紫檀博古书榻成对，内贮玩器二十八件」等，推测该对书榻合计至少有二十八格，每榻设十四格，随附的二十八件文玩将成对的炕榻填满，每榻可陈设十四件文玩，此书榻应该不会太小。依此类推，排序第十的「雕漆盒成对，内贮玉玩十件」，应即每盒内已隔出五个小格供摆放十件玉玩。

比较特别的是排序第七的「紫檀嵌玉博古书格桌屏成对」，既是书格，又是桌屏，应系将炕上用的炕榻再缩小成

清 青玉灵芝洗
高一三·八厘米
故宫博物院藏



清 青玉三友图笔筒
故宫博物院藏



清 红雕漆博古图柜
故宫博物院藏



清人绘 胤禛朗吟阁读书像轴
绢本设色 纵一七五·一厘米 横九五·八厘米
故宫博物院藏

具体而微的小格架，转置于桌上当桌屏使用了，也许乾隆皇帝的父亲雍正皇帝未登极前的一幅「朗吟阁读书像」中雍亲王所倚的桌上书格略可供参考。排序第十六的乾隆五十三年五月一日进贡的「紫檀嵌玉文柜成对」，依王世襄对「柜」

的定义「以储藏为主要用途的有门家具」（王世襄《明式家具研究》，南天书局，一九八九年，第一七六页），此应即在柜门上嵌上玉石组合的纹饰，故宫博物院所藏的一件以石螺钿婴戏图为纹饰的黑漆立柜或可供参考。

雕漆盒以古旧为贵
表一中像这样内贮多件文玩的进单还有排序第三、自乾隆四十七年元月五日始进的「旧雕漆盒九件，内旧玉玩九件」。旨意批示：「收盒二件，连玉交养心殿内。盒七件、玉七件不收。」不



清中期 紫檀木书画屏小多宝格（开、合状态）
高一九·二厘米 长二二厘米 宽一三厘米
故宫博物院藏



明 黑漆螺钿婴戏图立柜
高一八六厘米 长二二六厘米 宽六一厘米
故宫博物院藏



乾隆四十六年和珅的“恶人先告状”

◎ 乾隆四十六年四月，甘肃兰州撒拉尔族苏四十三等滋事，乾隆皇帝先命和珅带钦差大臣关防前往，又令侍卫内大臣海兰察、护军统领额森特等率兵征讨，并由大学士阿桂督师。先走的和珅“行走滞碍”，后出发的海兰察、额森特等不但先到，还已经“击贼胜之”。征战中总兵图钦保阵亡，和珅不但隐匿不报，还上奏数落海兰察、额森特等人“不查贼形”。乾隆皇帝说海兰察等人“先行打仗，并无不是之处”，还说“若令朕颠倒是非，申斥无过之人，朕不为也”。尽管如此，乾隆皇帝还是以“此事阿桂一人已能经理……朕启銮热河为期亦近，御前领侍卫内大臣、军机大臣等扈从者现亦无多”等理由，令和珅“速行驰驿回京”。

收即退回，就是盒七件与其内贮玉七件一并退回。退回的理由或标准不得而知，但相较于约略同时期的其他官员的进单，和珅所进相对是很少被退回的。当时和珅与乾隆皇帝两人已是儿女亲家，乾隆四十六年四月，甘肃苏四十三事件中，和珅「恶人先告状」举报福康安与海兰察的不是，乾隆皇帝对他的「颠倒是非」也似了然于胸，最后和珅全身而退，毫发未伤。推测此不到一年之后的「盒七件、玉七件不收」并非乾隆皇帝仍「心

存芥蒂」，而是单纯的不合其品「盒」与玩「玉」的旨趣。

检视隔年元旦及年底，和珅又先后进了「旧雕漆盒，内贮宣德端硯一方」和「旧雕漆方盒，内贮旧玉图章五方……宣德彩漆圆盒，内贮汉玉文玩四件」等，乾隆皇帝都照单全收，前件如何处理不明，后件则批示「（旧玉）图章交懋勤殿四方，养心殿内一方，盒交造办处」。至于「宣德彩漆盒」等，则「文玩交养心殿内，盒交造办处」。尔后类似项目的进单也都照单全收。也许此时「见称能事」的和珅已全然揣摩出上意——皇帝好古，不但要「旧」，还要「古」，所进「旧雕漆盒」的年代不知，但「宣德端硯」、「宣德彩漆圆盒」的「宣德」指前明第五个皇帝明宣宗，时间上已逾三百五十余年，既旧又古，和珅准确的「投其所好」，应该让乾隆皇帝满心欢喜。尔后陆续出现雕漆小件，如排序第八的「四季长春雕漆瓶花一对」、第十一的「旧雕漆果盘成对」、第十二的「旧雕漆兰亭图方盒成对」、第十三的「雕漆云龙捧盒二对」，以及乾隆五十三年以后的进单中，还陆续出现旧雕漆

的盆景、盆花、攒盒、香橱、香车、炉瓶三事等贡品，不一而足。雕漆一般都指雕红漆，又称「剔红」，二色以上为彩，称「剔彩」。明代第三个皇帝明成祖朱棣喜爱雕漆剔红器，特命工部在宫城附近设立专事成造漆器的「果园厂」，延揽名匠入京，用锡胎或木胎成胚，再「漆朱三十六遍为足」。其孙明宣宗承其盛事，又召来民间剔红高手加入，是以「果园厂」剔红之器驰名天下。（索予明《中国漆工艺研究论集》，台北故宫博物院，一九九〇年，第二一七、二一八页）乾隆皇帝在万机之暇，品「盒」玩「玉」之间，对前明的「行情」应并不陌生。目前英国苏格兰国立博物馆所藏的「剔红四层香盒」、大英博物馆的一件剔红花瓶，以及故宫博物院所藏的「林擒双鹞图剔彩捧盒」等，都有宣德年款，虽分藏各地，但当年或许都曾经由和珅之手进给乾隆皇帝赏玩过。

至于「图章四方」所交的懋勤殿，是清代内廷贮藏文房四宝、图书翰墨之处；（懋勤殿为清廷藏贮图书书籍之处，也是懋勤殿翰林侍值处，参见万依主编《故宫辞典》，文汇出版社，第二六页）而「图章一方」与



明宣德 剔红四层香盒及局部、款识
高一四·五厘米 径一二厘米
苏格兰国立博物馆藏



明宣德 林檎双鹑图剔彩捧盒及局部
高一九·八厘米 口径四四厘米
故宫博物院藏



明宣德 剔红花瓶及款识
高一〇·九厘米 颈径三·二厘米 身径六·三厘米
大英博物馆藏

清乾隆 掐丝珐琅炉瓶三事
承德避暑山庄博物馆藏
图片转引自承德市文物局编《中国承德避暑山庄
三百年特展图录》，中国旅游出版社，二〇〇三年，
第四八页



全部文玩所交的养心殿，为乾隆时期皇帝的寝宫，也是乾隆皇帝处理政务及接见大臣之处（养心殿区涵盖范围广，除养心殿外，还有东暖阁、西暖阁、随安室、三希堂、勤政亲贤殿、长春书屋等，参见万依主编《故宫辞典》，第五九—六二页），收到养心殿内或可供日夜或随时观赏把玩，看起来和珅五方图章之一与全部的文玩似乎都正中乾隆皇帝心怀。

炉瓶三事——身分地位的象征

进单中常见的炉瓶三事（或称「炉瓶三式」），「事」有「用具」之意，三事俱全为「成分」，三事指小香炉、香箸瓶、香盒等焚香必备的三件小用具。小香炉用以焚香，香箸瓶盛放铜铲与铜箸，以夹取香盒内所贮香粉、香饼或香丸之物。炉瓶三事多置于雅斋内的书房几案上。燕居焚香本是宋代的文人雅事之一，《红楼梦》第五十三回「荣国府元宵开夜宴」，贾母先命人定了一班小戏，当晚花厅上满挂各式花灯，厅上摆了几席酒：「每席旁设一几，几上设炉瓶三事，焚着御赐百合宫香……」（《红

楼梦》写的是康熙朝家臣曹寅极盛时事，是知入清之后，炉瓶三事也是上流社会宴饮场合必备之小陈设，也是表一、表二、表三（详情请参见《紫禁城》二〇二〇年第一期，第一四四—一五三页）中常见之进献项目。

进一步检视表一、表二、表三所进的炉瓶三事，除了上述为「旧雕漆」的炉瓶三事，其他用材还有「玉」、「白玉」、「碧玉」、「旧玉」、「旧磁」、「雕漆」、「洋漆」、「青金」、「珐琅」、「镶嵌累丝」、「掐丝珐琅」或「紫檀嵌玉」等等，甚至在乾隆五十七年（排序二十）还有「定窑炉瓶三事」，显示还有瓷烧的炉瓶三事等，可谓工艺各异、洋洋洒洒的成造。令人惊讶的是表一排序第十八的和珅妻的同一进单中，前后出现了「玉炉瓶三事成分」和「洋漆炉瓶三事成分」，前者材质为玉，后者则重其表面处理，也许是因工艺或表面纹饰的极大不同，和珅妻想让乾隆皇帝在欣赏之余有所比较？承德避暑山庄藏有一套掐丝珐琅的炉瓶三事，底并有「乾隆年制」款等可供参考。

迎手靠垫坐褥成分

有一项进贡物品在表一、表二、表三中并不常出现，但却是一项贴身软件，那就是炕上或宝座上常设的迎手、靠垫与坐褥成套。表一排序第十八有和珅妻进的「酱色绛丝迎手靠背坐褥成分」，第十九和珅母进的「宝蓝绛丝迎手靠背坐褥成分」，第二十和珅进的「明黄宁绸细绣迎手靠垫成分」与「宝蓝绛丝迎手靠垫成分」，以及表二（详情请参见《紫禁城》二〇二〇年第一期，第一四七、一五〇页）排序第三的「紫檀福寿宝座成座，绣迎手靠垫全」等。根据乾隆六年（一七四一年）造办处绣作的档案，全套的迎手靠垫坐褥「需工甚多」，需画样、染坯、办料等繁复的工时与工序，当时的造办处有绣匠二十四名，若加上广储司绣匠八十名，总共一百零四人投入绣做，前后也约需一个月才能完成。（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等编《清宫内务府造办处档案总汇》十「绣作」，乾隆六年十月初三日，人民出版社，二〇〇五年，第一五一、一五二页）如此的繁复细密与旷日费时的活计，所见和珅及其母、妻就至少进献了五分，着实令人咋舌。

承德避暑山庄博物馆所藏的一分「迎手靠背坐褥」，其严密精实复又繁复绚丽的绣饰也确实令人叹为观止。

荷包与香袋——和珅母、妻之常贡

表一中，和珅之妻于乾隆四十八年元旦首次进贡，与和珅同日但分开呈进，项目各异。和珅妻进的是「万年吉祥如意成柄、紫雕漆盒二对，内贮玉玩二十件、吉祥荷包成九」，此雕漆盒用「紫」的意义，应该与紫色是传统上最尊贵的颜色有关，是否如此待考，唯往后所进皆未特别言色，都是一般传统的红色雕漆盒。

荷包是收纳随身零星琐碎小物的小杂囊，多作圆形、腰圆或鸡心形等，上端为手风琴式的抽褶，再穿一对绦绳用于收口。清代舆服制度中名为「佩囊」（赵尔巽等《清史稿》「志七十八·舆服二」，中华书局，一九九八年，第三〇三三、三〇三八页），满语称为「法都」（fadu，又可解释为「盛弓箭罩的荷包」，参见羽田亨编《满和辞典》，学海出版社，一九九八年，第一二二页），佩挂于朝服或常服的腰带左右两侧，通常成对而用，但进单中的「荷包」一项，



清 迎手靠背坐褥

承德避暑山庄博物馆藏

图片转引自承德市文物局编《中国承德避暑山庄三百年特展图录》，中国旅游出版社，二〇〇三年，第六六页

皆为「成九」之数，多由和珅之妻与母所贡，仅表二无朝年清单中，排序第二十七有过「福寿大荷包成对、小荷包成九」之记。此中缘由有待厘清。表一中，和珅母首次进贡在乾隆五十年的五月一日，与和珅妻的首贡一样是三个项目：「嵌玉吉祥如意成柄、雕漆盒成对，内贮玉玩十件、香袋成九」，香袋就是用绫缎缝成，内中塞香料的小袋，多为贴身用。此「香袋成九」还被批示「留用」，可能其形制、图案、刺绣工法甚或内塞



清乾隆 石青色缎平金银锁绣灵芝团寿纹椭圆荷包
长一一厘米 宽一一·五厘米
故宫博物院藏



清乾隆 忠孝带
故宫博物院藏



清乾隆 黄色缎香袋心红缎边绣云
福祿寿纹长圆香袋
故宫博物院藏

的香料有着令乾隆皇帝眼睛一亮的独特性。尔后和珅妻、母所进除了象征吉祥的如意以外，也经常是「荷包成九」或「香袋成九」，较为突出的数量是排序第十八的乾隆五十五年八月十日和珅妻诸多进项中的「细绣小荷包一百个」。故宫博物院清宫旧藏荷包与香袋或可略作参考。

不得不提的书画进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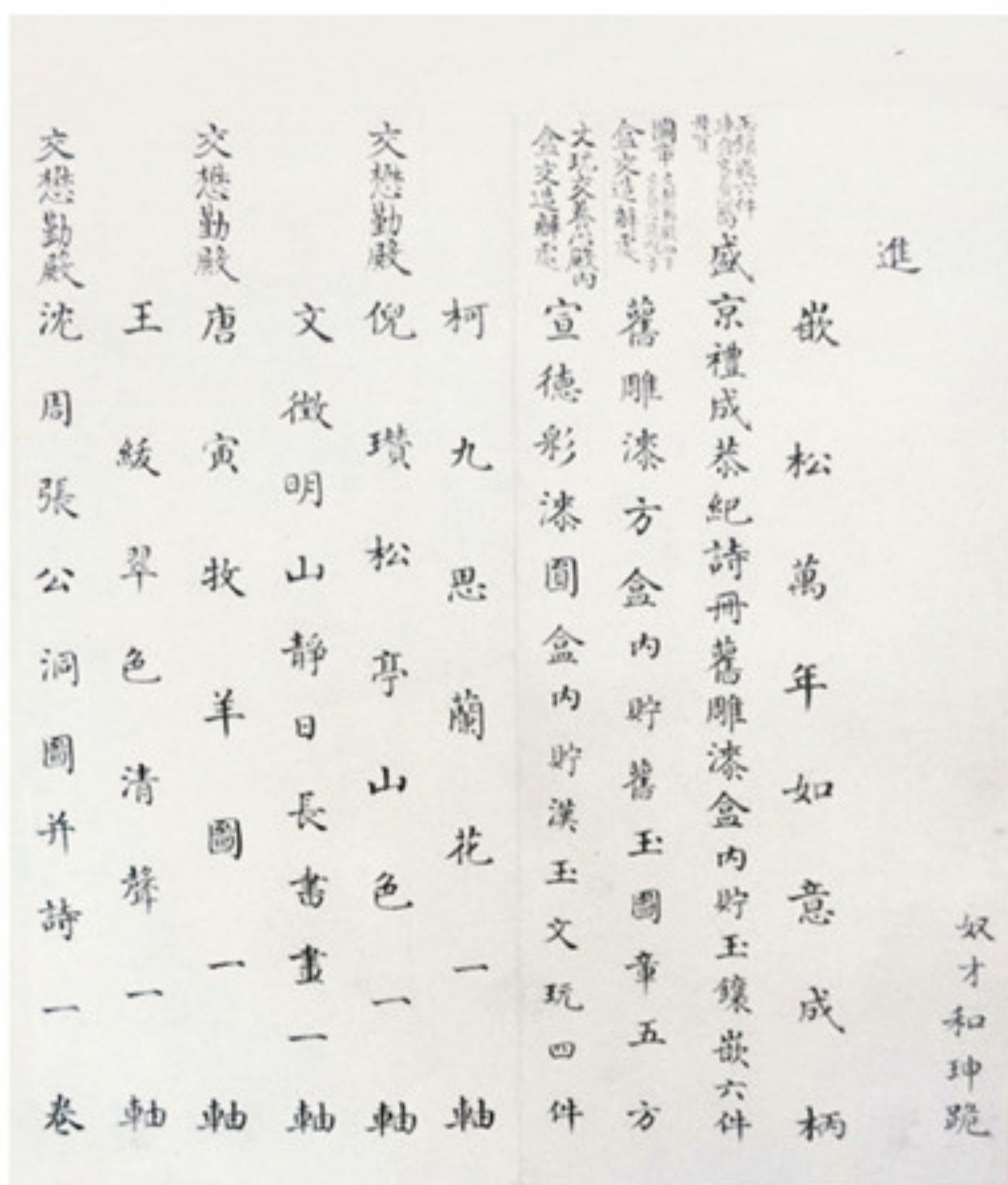
要顺带一提的是，近世以来对传统

书画的叙述，通常以作者（画家）时代为起始，作者（画家）姓名其次，继而作品名称，最后是裱装方式，如卷、轴、册页等，如此应不致于有重复之情况，表一中排序第六的乾隆四十八年十一月二十六日所进，及排序第七的乾隆四十九年八月三日的进单中分别各记有一项「王绶翠色清声一轴」。按，王绶，字梦端，江苏无锡人，为明初画家，此画作取名应来自五代北宋初文学家徐铉的五言律诗「翠色辞文陛，清声出泗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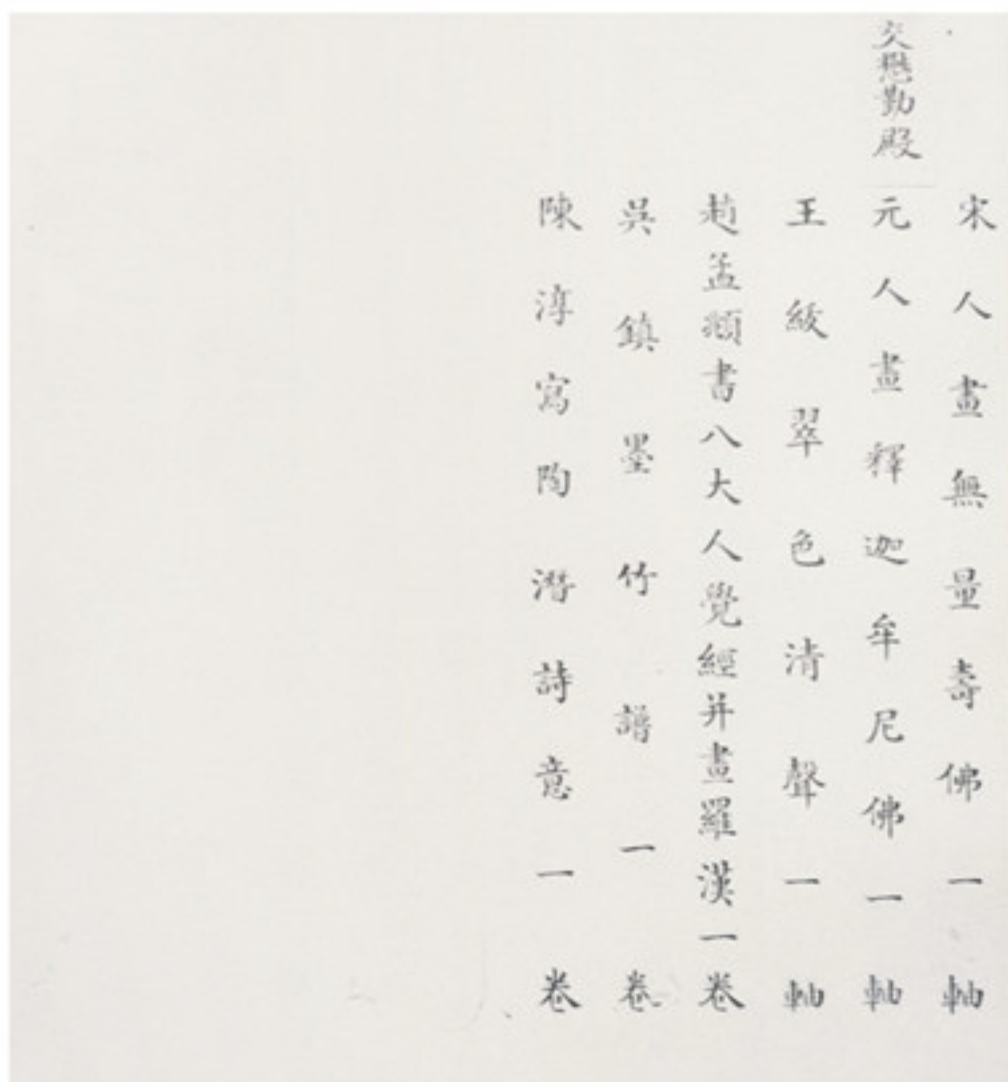
王绶此作目前未见诸出版品，但顾名思义，内容应即描写高山茂林的郁郁葱葱以及自高处倾泄而下的潺潺水流。同一画家流连其间的赏景之余会画出题名相同的两件画作吗？令人困惑。二次进单时间前后差距九个月，两次进项的题头均未见批示要如何处理。此为抄单官员的舛误重复？或已然进宫的贡物不知原因又出宫，九个月后让和珅再进贡一次？无论如何都令人百思不解，凡此可能均须进一步探讨。



（未完待续）



档案中关于表一排序第六的“王绶翠色清声一轴”之记载
引自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等《清宫恭王府档案总汇：和珅秘档》第二册，第一三二页



档案中关于表一排序第七的“王绶翠色清声一轴”之记载
引自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等《清宫恭王府档案总汇：和珅秘档》第二册，第一五六页